

Feiyuan

旨在反映当代外国留学生留学生活的又一部力作
由美籍著名作家、文学博士史密斯·卓娅倾力推出——

废园

◎ [美] 史密斯·卓娅 /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废园

【美】史密斯·卓娅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废园/(美)史密斯·卓娅 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1.11

ISBN 7 - 228 - 05793 - 7

I. 废... II. 史... III. 随笔 - 中国 - 当代
IV. I24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447 号

责任编辑:赖文华

责任校对:马云飞

封面设计:何 辉

废 园

【美】史密斯·卓娅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830001 电话:2825492

天水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1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 - 228 - 05793 - 7/I·1328

定价:19.80 元

内容简介

在东方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园里,玛丽和安娜是一对来自异国的好姐妹。

对玛丽和安娜来说,在中国的留学生活,简直是她们祈盼与向往已久的“硅谷探险”,尤其是东方师范大学留学生园——这个既陌生而又仿佛熟悉的地方,是令她们最有激情、最为幸福的天堂……

与中国学生李青林和曲松惟一不同的是:“洋妞”,这个英译外来词,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充满着神秘和独特的魅力……



目 录



第一章 花季心思.....	1
第二章 秋日欲望	33
第三章 在失落中诱惑	55
第四章 荒唐故事	81
第五章 激情背后.....	123
第六章 密谋计划.....	163
第七章 误入迷途.....	201

第八章	是谁“毁约”	223
第九章	迟来的爱	251
第十章	早熟的玛丽	289
第十一章	失宠的女伴	305
第十二章	女房东的心事	319
第十三章	谎言的报应	335
第十四章	骗局罪诉	365



哦

III



——当代校园随笔——





第一章 花季心思

(一)

打开房门，玛丽就有些后悔自己的冒失了。

那是夕阳西下时分，缤纷的霞光在屋里跳跃着，上下翻飞，玛丽的寝室在留学生楼的三楼上，此刻正好落日临门，满屋里流淌着玫瑰色的光泽。

屋里的景况惊得玛丽叫了一声。

此时，玛丽时常为她少见多怪的叫声而深对不起同室的女伴安娜。因为，她很快发现屋里玫瑰色的光芒不仅来自于西天的晚霞，更多的来自于安娜的床上，安娜的蚊帐在玛丽的惊叫声中摇曳着，里面晃动着两个手忙脚乱的人影，尽管房间里光线很暗，又隔着蚊帐，可玛丽还是影影绰绰的看见里面人影是赤裸裸的，此刻正忙着找衣服。

玛丽不由一阵脸热心跳。

玛丽想说一声“对不起”可她支吾了半天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即神情不像她撞见了别人的隐私，倒像是自己的羞处曝了光。事实上是她还有点不大相信眼前的一幕，以为安娜还没和她那个男朋友发展到上床亲热的地步。

结果证明玛丽错了。





玛丽不知所措的当儿，安娜从蚊帐里探出一颗脑袋来。她乱蓬蓬的头发说明和帐子里面的男友闹出的动静不小，而此刻正在热闹当中。安娜显然没有因为玛丽的惊扰而停止工作的意思，她只是随便抓起一件衣服护住自己局部的奶子。玛丽看见，她的肌肤上也红潮滚滚，在夕阳缤纷的照射里，闪烁着眩目的玫瑰色光芒。

安娜红光满面的笑了笑，冲着玛丽鬼头鬼脑地说：“好玛丽，拜托你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玛丽迟疑地望着安娜，有一会儿她反应不过来她话中的指意何在。但她总算知道蚊帐里正进行着的是项什么样的节目了，那节目无论多么精彩，也都无需要观众捧场的。玛丽对此还不曾迷糊，她不好意思地给安娜扮了一个鬼脸，挤眉弄眼的说：

“接着忙吧，不打扰了。”

然后玛丽退出了寝室。

玛丽从此不能忘记这个黄昏的玫瑰之光。

走出留学生楼，东方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也同样是片情侣如云的繁忙景象。时值周末的黄昏，每一块树影花丛里都晃动着成双入对的人影，亲昵缠绵的动作晃入眼目，情话悄悄地撩入心动。

玛丽不知何去何从。

被赶出寝室的玛丽原打算找个僻静的地方独处一会的，她知道校园的林子深处有一些竹椅石凳。但是，那些位子正被捷足先登的才子佳人们霸占去了，此刻正在紧锣密鼓的淡化关系和感情，那是恋人们幽会的天地，玛丽独自一人，是凑不好那份热闹和雅趣的。

那去哪里呢？



玛丽怅然地看着夕阳流淌着玫瑰色的光芒，忽然间有了心事，并且心事重重，这一年，玛丽 19 岁，是东师大中文系的一年级的留学生。

后来玛丽去了电影院。

入场的时候，影片快放映了。玛丽好容易对着票号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却发现那里已坐上了一个带眼镜的男学生。他旁边有一个离屏幕更远的位子，想来就是他的吧，玛丽想事情总有个先来后到，就没吭声，坐到他旁边的那个空位子上。

那个男学生却忽地坐卧不安起来，歉意地说：“小姐，这是您的位子吧。”

当时影室里还亮着灯，玛丽发现他还是个气质不错的男学生，就笑说：“没关系，您坐就是了。”

话音落下，灯光忽的灭了，放映灯已将光束投到了屏幕上去。嘈杂的人声立刻静下来，屏幕上出现大写的片名，是一个中国影片，讲的是一个多角恋爱的故事。

接下来又演了一个。

第一个影片的内容，玛丽很快就忘记了。因为那时她旁边的男学生的手，常越过椅子的扶手，有一下没一下的触碰玛丽裸着的胳膊。玛丽感觉得到他碰她胳膊的试探性，深恐吓了他，就装作浑然无知的样子，两眼迷茫地盯着屏幕。

那男生以为她没有觉察似的，手指继续探入，那晚玛丽穿的是一件绿色连衣裙，短袖，此刻感到那男生的手指正在像蚯蚓一样地往她袖子里爬行。慢慢深入至她浑圆的肩胛、腋下。在那儿，蚯蚓停顿了一下，叫玛丽感到腋下的毛丛发出沙沙的微响。玛丽奇痒无比，想笑想动，却又不敢笑也不敢动。





起初玛丽是不大欣赏男学生的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的，甚至有过阻止他的念头，但身前身后都是人，万一惊扰了别人，这男学生还怎么做。自己又如何看电影？也就算了，不知他是受了她暗中的鼓励还是怎么的，也就越来越得寸进尺了。

玛丽感到那人的手已经深入到了她的乳房，他的手在她的胸罩以外流浪着，显得很盲目。尽管如此，玛丽还是觉得挺快乐，仿佛有一条河在自己的心田上流动。现在那条河好像停滞了，搁浅在她的胸罩以外的码头上。

玛丽想因势利导，她需要那条河从此整个身心上流过，黑暗中她一手去解她胸罩后背的挂钩，一手牵住了那条河流，这时候，那河流在她的胸脯上惊动了一下，打了一个漩涡便迅速的抽回去了。

玛丽望了望那个男学生。

男学生很窘迫地躲闪着她的目光，然后站起身来走了，那时电影还没有完，玛丽追出门外，早已不见了男学生的踪影。

玛丽觉得很莫名其妙，希望哪天遇到他后告诉他，吓走他并不是她的本意。

之后，玛丽和女伴安娜曾关于此事讨论过一回。玛丽颇有感慨地说：“中国男人对我们西方女孩，是否有一种本能的排外情愫？”

“恰恰相反。”安娜说：“中国人崇洋媚外得很，因而自卑心更重，他们太拿我们当回事了。”

“这么说只有我们主动出击了？”

“主动出击也未必管用，他们总是对我们敬而远之。”

“可你不还是找到曲松了吗？”



“曲松算什么？”安娜不屑地说，又丑又窝囊的一个穷学生，中国女孩没谁要他，才让我捡了他这个破烂。”

玛丽蓦然一惊，奇怪她表面上跟中国男孩曲松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怎么就在背后说他是破烂了呢？

玛丽又一次心事重重。

其实，早在那个玫瑰染红的周末之前，玛丽 19 岁的芳心已有所不安的跳动了，她给她遥远的美国旧金山市的父母所打的电话，倾诉的也只全是孤苦落寞的内容，她父亲在电话另一头闻言笑了笑说：

“我的多愁善感的小公主啊，你才多大？”

玛丽知道她父亲在跟她逗乐，风趣乐观的父亲总是喜欢开她的玩笑，虽然远隔着千山万水，她们仍能感到父亲朗朗的笑容，但现在她已没有心情跟他撒娇了，她嘟起嘴抗议说：“我今年都 19 岁了吗？”

此次来中国留学，她得到了父亲的全力支持和赞叹。父亲动员她母亲时说，女孩子比男孩子更需要独身闯天下。在美国，像玛丽这样依赖父母的年轻人并不多，之所以一直在他们的庇护下成长，与父母所从事的室内工作有关。她父亲是个影视剧作家，她母亲是个作曲家。因此，当她母亲不放心从没离开过家中半步，一下子去另一个国度不能行的时候，她的父亲立即接过去说：“也是由于玛丽没闯过大世界，才要放她独步天下。”

现在，独步天下的玛丽已经很想家了。

在电话当中，母亲还是一如既往的惦念着她，说如果过不惯中国的生活的话，也别硬撑，家里随时都欢迎小公主的归来。

“你没听见玛丽说她 19 岁了吗？”父亲对母亲说，“19





岁是什么年纪？19岁那会儿你不是成了小有名气的作曲家，19岁那会儿我不是已经追上你了吗？”玛丽听见话筒里的母亲好一会儿没再说话。

父亲告诉玛丽，生活上有啥困难，尽可能给他们说，但一定要有独立自主意识，寄居海外，远离乡亲，正是锻炼成长的好时机，一定要捱住，不可以知难而退，想想离家时说的那些豪言壮语，玛丽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思亲恋家的话了，她觉得退路已经让自己堵住了。

但玛丽还是觉得父亲误解了她，他说的那些道理她也懂，她也希望自己在留学中国的生活有成长和建树，可眼下她寂寞，她空虚，她需要找个人来说话和倾诉，她的忧郁感染着另一头的作家父亲，她听见他说：“好，我们的小玛丽也少年老成起来了。”

玛丽实在想不出来少年老成有什么好。

父亲的话提醒她，她是到了情窦初开的青春期了。这消息把玛丽吓了一跳，这之前她还奇怪自己何以变得如此烦躁和不安，原来是有了心事呀！”

父亲没有提供什么切实可行的排解心事的具体办法，只是这样对玛丽说，情感生活是人一生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光明，美好，健康而积极地去体验，以及感受。

玛丽有些恍然。

最后，母亲告诉玛丽，如果真要交朋友的话，最好找个留学中国的美国男孩，大家同在异国他乡，心理感受也大至相同，容易沟通，彼此间也好互相关怀和照应。

父亲和母亲说的话都有道理。玛丽也觉得母亲这话有道理。

那晚玛丽从影院出来，正是夜间十点多钟，她怅然的回



到寝室，正要掏钥匙，忽又多了一个心眼，捏拳敲了几下门。

里面传来安娜慌乱的声音：“谁？”
“是玛丽吧，请等一小会。”

玛丽暗笑这两个人倒还能干。

洞

(二)

当夜，安娜睡得很沉，很香甜，一边好梦成串，一边像男人一样打起了响亮的呼噜声，玛丽则不行了，玛丽觉得安娜的床上涌动着一股奇异的味道，令人遐想，黄昏里看见的那一些玫瑰之光，又一束束地云集而来，在她眼里缭乱成千姿百态的图案。

玛丽迟迟不能入睡。

想到玫瑰色的夕阳，又想到她一个人去电影院，电影院里有一只蚯蚓一样的手，还在她的胸肌上滑行，之后玛丽给安娜说起这事的打算，安娜怪她当时太优柔寡断了，干吗要做那手的导游，而应该立即抓住那只手。把手抓住了，他还往哪跑？

玛丽十分后悔没有抓牢那只手。

那只手在此后的日子里，有无数次地出现在玛丽娇嫩的胸脯，每当夜深人静，半睡半眠之际，玛丽就会感到成群结队的蚯蚓向她的身心漫游过来，撩得她酥痒无比，寝食不安，那只手也许从此不会再遭遇了，但给玛丽寂寞的芳心留下了无数个难熬的长夜。

次日上午，安娜的男朋友曲松又来敲门的时候，玛丽觉得自己尚未睡着，男女亲热，女的已得无关紧要，安娜说他

洞



们难得有一个礼拜天，央求玛丽君子成人之美，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玛丽懵懵懂懂地就被赶出了寝室。

曲松是目送玛丽走远的。

安娜拽了他一把，生气地说：“你这个馋猫，还想扒着碗里，望着锅里。！”

曲松赶忙回过头来，说：“没有的事，我只是觉得她很可怜。”

“那好，”安娜气呼呼地说：“她可怜你就去关心她吧。”

曲松扶安娜坐到床上，赔笑道：“我是随便说说嘛！”

安娜也觉得自己气得没道理，他一吻，她就顾不得跟他生气了，见他吻了就无再做别的意思，就故意问道：“你来做什么？”

曲松听出了她话里的启示和提醒，看见她性感的胸脯跳动很急促，他喜欢她这种速战速决的劲儿，她总是在他稳抓稳拿的时候慢慢的进程中给他以召唤和暗示，如果昨天没有她的主动和牵引，他真不知还延误多久，他的手抚住她的胸脯，说：“我想你。”

其实她也很喜欢他这样手足无措的样子，她昨天牵住他的手一点一点地往自己的身上移走的时候，依次告诉他，乳房是女孩的两扇大门，一扇一扇打开了，就可以进入女孩子的庭院。庭院里走廊起伏，曲径通然，若走到女孩闺房的那只草坪地仍未遭到拒绝，那基本上就等于进入女孩的内心世界了。

曲松在她的导游下感到那里花香弥漫，鲜艳欲滴，忍不住伸手采撷。这时候安娜却微笑地把他挡住了，说：

“即需要一把特别的钥匙。”





曲松恍然羞红了脸，把衣服脱得嗦嗦啦啦的乱响，拿出他那钥匙就要开她绣房最后一道门，那时他上面还穿着衣服，安娜就又嘲又怜地笑了，说：“这会儿不能手忙脚乱。”

现在，两个人又坐到了一起，互相诉说漫长一夜的思念，他的手还在她的衣服以外游荡着，一想起昨天的事，手就在她的胸脯上颤抖。她笑望了他一眼，说：

“今天还要不要我来教你？”

“不用了。”他脸红了一下说：“今天我自己来。”

尽管重复的是昨天的过程，“导师”速度还是慢了，仅解安娜胸罩上的挂钩，就用去了好几分钟时间，安娜吃吃地笑起来，说：“你就不能快点。”

曲松说：“你让我不要忙手忙脚的。”

安娜又笑，暗中帮他缩了缩肩。直至曲松按部就搬地沿着昨天的程序巡回了一遍，循着昨天的方式深入女孩内心世界的时候，安娜说：“我们今天换一种爱法。”

新换的“爱法”叫他即感羞又好奇，不明白她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么些怪招，他感到自己像个面人似的被她捏来又捏去，感到外国女孩像魔述师一样的吸引力。他仿佛一脚踏空了，他在深渊和峡谷里领略到一片异域的风光，滋生许多变形的快感。

她今天已不是昨天那样疼痛了。她在于姿百态的变换中重新迷上她小时候玩的魔方游戏，她的想象力那样的丰富，她随心所欲地拼凑着想象力的图案，每一次变换都有一种新奇，她在那迷宫似的游戏里游刃有余，一条蛇一样绕来绕去。

那会儿太阳正午，无数只鸟儿在阳光里伸展彩色的翅膀，在远处，山坐在水中，水绕着山流，一群羽翼翻飞的燕





子，迷离生动了天空。

只是苦了玛丽。

后来，玛丽十分后悔她给安娜的第一次妥协和让步，这给她漫长的无处栖身的生涯奠定了一个牢靠的基础，虽然两女伴来东师大留学不过一年的时间，但对所有中国特色的东方谚语却早已烂熟于心。例如“救人救个活”啦，“帮忙帮到底”啦，“君子乘人之美”啦，什么的，都很精通，安娜便去拿这些话说给玛丽，倒弄得玛丽不好意思不成全他们了。

接下来的情况非常不妙，玛丽·沃伦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地游魂。特别是到了需要归巢的夜晚，安娜总是和她的情人捷足先登，及至后来，玛丽寝室的意義已名存实亡，她在屋里呆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玛丽叫苦不堪。

一天深夜，玛丽忽然发现她给安娜提供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方便，更重要的是空间上的方便。就一把掀开被子，兴冲冲地跟安娜算起了帐。

安娜却笑嘻嘻地说：“时间和空间其实是一回事。”

“一回事？”玛丽泄气地说：“怎么是一回事？”

“怎么不是一回事？”安娜咬文嚼字的说：“时间就是时间嘛，空间就是空间嘛。”

玛丽无语反驳她的观点，只是无限沮丧地说：“反正我是吃亏大了。”

安娜笑起来，又说了一句刚学会的东方谚语：“吃什么亏嘛，与人方便，也就是与己方便嘛。”

起初玛丽没弄明白安娜这句有意味的话，直到安娜又给她作了几个补充性的说明，她才恍然过来，就跳过去使劲挠



她的痒处，挠得安娜大笑大叫就满地乱滚，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救饶玛丽开恩，可别叫她笑死。

“得了便宜还卖乖，”玛丽一边挠她一边也说了一句很地道的东方话“我看你还敢不敢贫嘴了。”

安娜大笑。

说归说，笑归笑，到最后吃亏的还是玛丽一个人，为了寻得一点平衡，玛丽忽然突发奇想，给安娜说，关于他们两人的事，时间她们可以定，空间上也还可以定，但安娜必需给她讲述和曲松亲昵的过程。

“真有你的。”安娜笑说：“但你还没有处朋友，这些事还是不知道为好。”

“就要知道。”玛丽不知利害地强调说。

“好吧”安娜说，“我保证你听了睡不着觉。”

安娜于是讲述起来，一开始还有点闪烁其辞的，没多久便讲得手舞足蹈，仿佛又回到了性经验、性体会当中。动情处，还拿玛丽做示范动作，惊得玛丽一阵血热心跳。想不到做爱还有这么大的学问，竟是如此美丽而又幸福的事情。

玛丽果然就睡不着觉了。

在一个个心驰魂往的长夜里，玛丽脑际总会浮现安娜给她描述的那些男女上床的情景。从前她还很怀念在电影院里遭遇的那只手，现在觉得太抽象了，比起拥有男人的整个身心而言，一只手实在是太小巫见大巫了。

何况那手只是匆匆地滑动了一下又抽回去了呢？

尽管如此，玛丽还是在流浪的过程中又去了几回放映室，那个偷偷摸摸触摸过她的男学生也许出现过，也许没有，玛丽再也没有遇到，她一个人在就无心看电影了。

这时候，安娜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又给玛丽透露

20

20

